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◎当下小文谈

幸福：热切期盼与沉稳追求

□叶小文

桂花开放幸福来，两会开了谈“幸福”。今年热议关注民生，人民幸福。

我们向往幸福，热爱幸福。但回首上世纪中叶之前，只有整体的不幸和苦难。解放了，可以追求“整体幸福”了，但起点是整体贫困。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成就巨大，“整体幸福”尚遥不可及。又经30年改革开放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，不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整体也大幅增长。于是，“整体幸福”问题，怎么分蛋糕的问题，空前突出起来。大家关注的社会保障、司法公正、反腐倡廉、个人收入、房价调控、医疗改革、物价增长、环境污染、食品安全、教育改革，无不在“整体幸福”上聚焦。

幸福不是一个筐，什么都能往里装。政府不是一招手，幸福就会跟着走。齐心协力一起抓，众手浇开幸福花。

这是历史必然，民心所向，大势所趋，是“社会主义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而且，确保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增长后持续发展，关键一招是扩大内需。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，也是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内在要求。内需，归根到底也来自13亿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。此中，可以极大地释放、解放生产力。

于是，幸福问题跟着社会公平、扩大内需而来，群众热，政府热，两会也热。热得真切、亲切、深切。

辩证法告诉我们，热中有冷。对幸福的热切期盼，

如何化为冷静的思考和沉稳的追求？

追求幸福就要实现公平。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，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，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，前提是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步。蛋糕分好，成果共享，不等于“热衷分享，吃光拉倒”。

追求幸福就要改善民生。民生问题重于泰山，民不聊生国焉能存？改善民生要锲而不舍。例如，我们承诺确保每个孩子都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，就还得同时顾着这个家庭脱贫，提高扶贫标准，减少贫困人

口。我们希望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但分期解决有希望，“大庇欢颜”做不到。

追求幸福就要活跃社会。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，确保社会既活跃又稳定。有人藏匿在互联网中煽风点火，削尖脑袋煽动社会不满放大社会矛盾，唯恐天下不乱，甚至要引进“颜色革命”搞乱中国。我们当然要警惕和防范。

追求幸福就要各负其责。但要避免放空炮，许大愿，吊胃口。政府要言而有信，说话要留有余地，关键是拿出实招。而且，政府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幸福不

是一个筐，什么都能往里装。政府不是一招手，幸福就会跟着走。齐心协力一起抓，众手浇开幸福花。

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说，“政府的责任不是为公民提供幸福，政府没有这样的责任，你也提供不了。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，你让大家去追求幸福，你去保护这个自由，如果受到妨碍，你去排除；如果受到侵犯，你去对那些侵犯的人进行惩罚。”制度、时代不同，此话未必全面。我们的人民政府有责任，把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调动起来，最有效地发挥出去，带领、组织人民群众沉稳地追求幸福，一步步实现幸福。毕竟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要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、更有尊严。



◎叶小文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，著名学者，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，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●编辑：王慧
●美编：马晓迪

◎有此一说

“孟子他爸干吗去了”

孟子三岁时，其父孟激去世。那么，孟子他爸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为什么去世这么早呢？

□屈云柱

“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”小朋友们背诵完毕，老师讲解了“孟母三迁”和“断机教子”的故事。有小朋友问，孟子他爸干吗去了？老师随口答道，下海经商挣钱去了，或者，进城打工去了。小朋友信以为真，大人们不觉莞尔。

孟子他爸到底干吗去了？学者们考证，孟子他爸叫孟激，字公宜，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，破落之后迁于邾，孟子三岁时，其父孟激去世。那么，孟子他爸有些什么事儿？他为什么去世这么早呢？

我的老家离孟子故里不远，孟父孟母的故事老人们口口相传，虽然是街谈巷议的传说，不见诸正史经传，但也令人耳目一新。

战国时期，驰地北边的马鞍山西麓有一个小村庄（就是今天的凫村），村中有一仇(chōu)姓人家，家中有五个女儿。仇家在小女儿出生不久，男女主人就相继去世了，家中撇下了五个孤女嗷嗷待哺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仇家有一邻居孟激，务农为生，年过不惑而单身，大概是因为家道衰落而无钱成家吧。孟激虽然贫穷，但因为是贵族后裔，又深得孔夫子仁义道德的濡染熏陶，为人忠厚，古道热肠，乐于助人。他看到仇家五个孤女无依无靠，饥寒交迫，便毅然承担起抚养她们的重任，把她们当做自己的亲妹妹看待，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她们。孟激常年栉风沐雨，辛勤劳作，才勉强能维持这个六口之家的温饱。仇家的五姐妹也非常懂事，她们大的照顾小的，农忙时还下地帮助孟大哥干活，他们日子虽然过得贫寒，却充满了温暖。

渐渐地，大姐长大了，孟大哥为她找了一个好婆家，准备了一套嫁妆，打发她体体面面地出嫁了。没过几年，二姐三姐也相继出嫁了。

当四姐长到出嫁的年龄时，懂事儿的五妹对四姐说，孟大哥与咱家非亲非故，却含辛茹苦地抚养咱姐妹五人成人，他的大恩大德咱们永远不可忘记，你现在已经到了成

婚的年龄，最好你嫁给孟大哥，一来可以照顾孟大哥，二来也了却了咱姐妹几个的报恩之心。四姐生气地说，孟大哥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我正值青春妙龄，这怎么行呢？再说，孟大哥对咱姐妹五人有恩，凭什么叫我一人报恩？你想报恩你嫁给他吧，不要拿我做人情。五妹见劝不动四姐，于是说，四姐别生气，既然你不想嫁给他，我一定嫁给他。年龄的差距不是问题，这样的大仁大义之人哪里去找呢？

后来，五妹真的嫁给了孟激。婚后，二人相亲相爱，日子过得美满幸福。一年后，喜得贵子，取名孟轲，夫妻二人视若掌上明珠。孟轲三岁时，孟激一病不起，五妹多方求医问药，无奈孟激年近七十岁，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纵有神医，也回天无术了。

孟激去世后，五妹靠纺织维持母子二人的生计。为了把儿子培养成才，她三迁其居，选择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，最终定居在驰地的学馆附近，并让儿子拜当时的名师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为师，殷切地期望儿子能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学识有能力的大丈夫。但儿子天性贪玩，有一次逃学回家，这又发生了断机教子



孟母断机教子

◎感悟经典

超越功利才能发现大美



如果满眼都是有用之物，世界就将毫无美感可言。唯独有了几分空灵与洒脱，有了几分超然的情怀，“大美”才会同人照面，才能向人敞显，人们才能在与大美的相遇中“诗意地栖居于世”。

□何中华

《庄子·知北游》曰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。什么是“大美”？在庄子看来，只有那种不可称名的诗意之境界才配称“大美”。而这样的境界，唯在与外物的了无牵挂中才能够显现。它要求人们超越认知心和功利心的羁绊，用一种广阔的心胸和超然的眼光去同世界打交道，方能获得诗意的存在。

相对于“大美”而言者，乃是“小美”。老子说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。”这样的美，就是所谓的“小美”。因为它起人起了分别心的结果，是相对之美，也就是与丑相比较而言的规定，是偏狭之美，已经是狭隘的了。为什么“大美”不言？它实在是既无须言，也不能言。这类类似于老子说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一旦可以言说，就意味着拘泥于一隅，有着特定的期待和指向了。若此，大美便隐遁不显。

朱光潜在《谈美》一书中说，比如我们画画的朋友看古松，他把全副精神都倾注在松的本身上面，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。他忘记他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，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做显花植物，总而言之，古松本身完全占据了意识，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。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前当做一个画去玩味。他不计较实用，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；他不推求关系、条理、因果等等，所以不用逻辑

的和抽象的思考。这种脱净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做“直觉”。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做“形象”。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，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。

其实，朱先生在这里指出了人们对于古松的三种态度，即认知的、价值的和审美的，只有超越了前两者，才能真正得到审美的愉悦。

通过科学认知方式，人们不可能捕捉到美感。

有一位外国学者穆希尔为了讽刺科学的描述方式，曾故意拿科学语言来刻画金秋八月的维也纳：“在大西洋上有一个低气压区，它向东移动与俄国上空的高气压靠拢……这是由等温线和等夏温线造成的……”显然，人们从这里读到的除了科学论文般的清楚明白之外，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对象的美感体验。

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《新秋杂记(三)》中也曾经用诙谐调侃的笔调写道：“科学我学得很少，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，但是，它那些教训，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，虫鸣鸟噪，是在求偶呀之类，就完全忘不掉了。昨夜闲逛荒场，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，觉得好像是美景，诗兴勃发，就得了两句新诗——野菊的生殖器下面，蟋蟀在吊膀子……写得太科学，太真实，就不雅了……”鲁迅这里所说的当然别有用心，但以此为例说明科学式的认知与审美的互斥关系，也不乏有趣的启示。

在审美观照中，人们还必

须摆脱“占有”的诉求。海德格尔在一首题为《暗示》的诗中说：“算计的人越急，社会越无度。运思的人越稀少，写诗的人越寂寞。”“算计”是一种功利上的打算，这样的人越多、越急迫，社会就越加充满欲望和诱惑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谈何诗意，谈何美感！因为一旦起了功利之心，诗意也就荡然无存了，美感自然消失殆尽。如此一来，诗人的寂寞在所难免。诗意的丧失，无疑是诗人之死的深层原因。

按照马克思的说法，当人以功利态度与世界相遇的时候，人的需要和享受就具有了“利己主义性质”，而世界向人呈现的只能是“纯粹的有用性”。因此，马克思说：“忧心忡忡的，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；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，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。”在商人眼里，黄金不过是财富，不过是金钱的化身，而没有丝毫美感可言，因为利益关系把审美维度遮蔽掉了。同样地，对于穷人来说，最紧迫的问题是充饥，只要不能解除饥饿感，再美丽的风景也毫无意义。可见，审美的发生必须基于对功利关系的超越。

如果满眼都是有用之物，世界就将毫无美感可言。唯独有了几分空灵与洒脱，有了几分超然的情怀，“大美”才会同人照面，才能向人敞显，人们才能在与大美的相遇中“诗意地栖居于世”。

（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）